

也，臣驚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卿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大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卿所欲，以順適其意。

久之，荆卿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

太子丹恐懼，乃請荆卿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卿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卿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歿，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荆卿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爲之奈何？』荆卿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搃其匈，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揜腕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

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旣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

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焠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爲遣荆卿。

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爲副。

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

復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何太

子之遣，往而不返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

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

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

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

還！』復爲羽聲，愴慨，士皆曠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

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

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

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

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於期頭函，

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搵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擗秦王；不中，中桐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溢，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

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遣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

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 秦復進兵攻之。

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

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爲『皇帝。』

於是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

高漸離

高漸離變名姓爲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徨不能去。

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大人

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

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爲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

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

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

進，得近，舉筑扑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

魯勾踐已聞荆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爲非人也！

太史公曰：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太過。又言荆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爲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荆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李斯列傳

——史記八七，列傳二七——

李斯

學於荀卿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爲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

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爲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乘方爭時，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騫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爲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彊行者耳。故詬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託於無爲，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將西說秦王矣。

入秦

至秦，會莊襄王卒，李斯乃求爲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爲郎。李斯因以得說，說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幾也，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昔者秦穆公之

霸終不東并六國者，何也？諸侯尙衆，周德未衰，故五伯迭興，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爲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彊，大王之賢，由竈上騷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爲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彊，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爲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

爲秦客卿

上書諫逐客

秦王拜斯爲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漑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爲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

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

『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馱騃，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綯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

『夫擊甕叩鈺，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昭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鈺，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

『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

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

『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

『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

『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爲廷尉
爲秦丞相

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卒用其計謀，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主爲皇帝，以斯爲丞相。夷郡縣，銷其兵刃，示不復用。使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爲王，功臣爲諸侯者，使後無戰攻之患。

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僕射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齊人淳于越進諫

上書請收

曰，「臣聞之，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支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等又面諛以重陛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議丞相。丞相謬其說，絀其辭，乃上書曰：

「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辨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聞令下，即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爲名，異趣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爲師。」

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書，治離宮別館，周徧天下。

明年，又巡狩，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

斯長男由爲三川守，諸男皆尙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李

極盛於秦

李斯列傳

（史記八七，列傳二七）

五

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爲壽，門廷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歎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驚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

從始皇南遊

始皇二十七年十月，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抵琅邪。丞相斯、中車府令趙高兼行符璽令事皆從。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以數直諫上，上使監兵上郡，蒙恬爲將，少子胡亥，愛，請從，上許之；餘子莫從。

始皇崩

其年七月，始皇帝至沙丘，病甚，令趙高爲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書及璽皆在趙高所；獨子胡亥、丞相李斯、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餘羣臣皆莫知也。李斯以爲上在外崩，無真太子，故祕之。置始皇居輜轅車中，百官奏事，上食如故，宦者輒從輜轅車中可諸奏事。

趙高說胡亥廢兄自立

趙高因留所賜扶蘇璽書而謂公子胡亥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卽立爲皇帝，而子無尺寸之地，爲之奈何？」胡亥曰：「固也。吾聞之，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者？」趙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權，存亡在子與高。」

趙高說李
斯立胡亥

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夫臣人與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哉！胡亥曰：『廢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奉父詔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譎，彊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傾危，社稷不血食！』高曰：『臣聞湯武殺其主，天下稱義焉，不為不忠；衛君殺其父，而衛國載其德，孔子著之，不為不孝。夫大行不小謹，盛德不辭讓，鄉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故顧小而忘大，後必有害；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子遂之！』胡亥喟然歎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豈宜以此事干丞相哉！』趙高曰：『時乎時乎，間不及謀，贏糧躍馬，唯恐後時。』

胡亥既然高之言，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臣請為子與丞相謀之。』高乃謂丞相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為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也！』高曰：『高固內官之厮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

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卽位必用蒙恬爲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慈仁篤厚，輕財重士，辯於心而詘於口，盡禮敬士；秦之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爲嗣。君計而定之！斯曰：『君其反位！』斯奉主之詔，聽天之命，何慮之可定也？高曰：『安可危也，危可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貴聖？』斯曰：『斯上蔡閭巷布衣也，上幸擢爲丞相，封爲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祿者，故將以存亡安危屬臣也，豈可負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孝子不勤勞而見危；人臣各守其職而已矣。君其勿復言，將令斯得罪！』高曰：『蓋聞聖人遷徙無常，就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權命懸於胡亥，高能得志焉。且夫從外制中謂之惑，從下制上謂之賊。故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此必然之效也。君何見之晚？』斯曰：『吾聞晉易太子，三世不安；齊桓兄弟爭位，身死爲戮；紂殺親戚，不聽諫者，國爲丘墟，遂危社稷；三者逆天，宗廟不血食！斯其猶人哉，安足爲謀？』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表裏。君聽臣之計，卽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墨之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爲寒心！善者因禍爲福，君何處焉？』斯乃仰天而歎，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旣以不能死，

安託命哉！』於是斯乃聽高。高乃報胡亥曰，『臣請奉太子之明命以報丞相，丞相斯敢不奉命。』

與趙高詐殺扶蘇

於是乃相與謀，詐為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長子扶蘇曰，『朕巡天下，禱祠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為，以不得罷歸為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為人子不孝，其賜劍以自裁！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謀；為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封其書以皇帝璽，遣胡亥客奉書賜扶蘇於上郡。使者至，發書，扶蘇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為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即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為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

蒙恬不肯死，使者即以屬吏繫於陽周。

使者還報，胡亥、斯、高大喜，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為二世皇帝。以趙高為郎中令，常侍中用事。

立胡亥為二世皇帝

趙高勸二世
刑嚴法刻

二世誅殺
親戚大臣

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事，謂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也，而昏亂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之，不敢避斧鉞之誅，願陛下少留意焉！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爲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臣戰戰栗栗唯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爲此樂乎？』二世曰：『爲之奈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姦謀塞；羣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爲法律。

於是羣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鞠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矜死於杜；財物入於縣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

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廄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爲人子不孝，爲人臣不忠。不忠者無名

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酈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上，胡亥大說，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乎？』趙高曰：『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變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

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危，欲畔者衆。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賦歛愈重，

戍徭無已。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起於山東，傑俊相立，自置爲侯王，叛秦，兵至

鴻門而却。李斯數欲請問諫，二世不許；而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

子也。』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

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糲之食，藜藿之羹，飯土甌，啜土銅；雖監門之養，不穀於此矣。禹鑿龍

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決滹水致之海，而股無胈，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于

外，葬於會稽；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

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賢

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己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夫所謂賢人者，必能安天

下而治萬民，今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爲之

奈何？——李斯子由爲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禁。章邯以破逐廣等兵，

二世責問
斯

以書阿二世意

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誚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

『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

『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

『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

『凡古之所爲尊賢者，爲其貴也；而所爲惡不肖者，爲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爲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爲桎，不

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

『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爲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爲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牾牧其上。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牾也而易百仞之高哉？隋漣之勢異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爲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

『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間於側，則流漫之志誅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

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脩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謚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揜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脩商君之法。法脩，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爲能行之。

『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

書奏，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爲明吏。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衆者爲忠臣。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

初，趙高爲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毀惡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事皆決於趙高。

見賣於趙高

高聞李斯以爲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發絲治阿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爲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

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有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間。』趙高謂曰：『君誠能諫，請

爲君候上間語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間，可奏事。』

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間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

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趙高因曰：『如此，殆矣！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

已立爲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

李由爲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

上書劾高

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爲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

李斯聞之，是時二世在甘泉，方作穀抵優俳之觀。李斯不得見，因上書言趙高之短曰：

『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暮年遂劫其君。田常爲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卽弑簡公於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爲韓安相也。陛下不圖，臣恐其爲變也。』

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爲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潔行脩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無所識知，不習治民，而君又老，恐與天下絕矣。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爲人精廉彊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

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也，無識於理，貪欲無厭，求利不止，列勢次主，求欲

高反勅斯

無窮，臣故曰殆。』二世已前信趙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

高；高已死，丞相即欲為田常所為。』於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屬郎中令。』

斯下獄

趙高案治李斯。李斯拘執束縛，居囹圄中，仰天而歎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

可為計哉！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三臣者，豈不忠哉？

然而不免於死，身死而所忠者非也。今吾智不及三子，而二世之無道過於桀、紂、夫差，吾

以忠死宜矣！且二世之治，豈不亂哉！日者夷其兄弟而自立也；殺忠臣而貴賤人；作為

阿房之宮，賦歛天下，吾非不諫也，而不吾聽也！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器有數，宮室有度，

出令造事，加費而無益於民利者禁，故能長久治安。今行逆於昆弟，不顧其咎；侵殺忠臣，

不思其殃；大為宮室，厚賦天下，不愛其費；三者已行，天下不聽。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

而心尙未寤也，而以趙高為佐，吾必見寇至咸陽，麋鹿游於朝也！』於是二世乃使高案

丞相獄，治罪，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

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幸得

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寤而赦之。李斯乃從獄中上書曰：

『臣為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逮秦地之陝隘，——先王之時，秦地不過千

獄中上書

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謹奉法令，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脩甲兵，飾政教，官鬪士，尊功臣，盛其爵祿，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為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廣，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見秦之疆，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親，罪三矣！立社稷，脩宗廟，以明主之賢，罪四矣！更尅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罪五矣！治馳道，興游觀，以見主之得意，罪六矣！緩刑罰，薄賦斂，以遂主得衆之心，萬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為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

書上，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

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為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為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為丞相所賣！』

及二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則項梁已擊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趙高皆妄為反辭。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

又為高所欺

高並誣斯子由

腰斬

趙高爲丞相

指鹿爲馬

李斯已死，二世拜趙高爲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

高自知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馬也。』

二世驚，自以爲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廟鬼神，齋戒不明，

故至于此。可依盛德而明齋戒。』於是乃入上林齋戒，日游弋獵。有行人入上林中，

二世自射殺之。趙高教其女壻咸陽令閻樂劾不知何人賊殺人移上林。高乃諫二世

曰：『天子無故賊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神不享，天且降殃！當遠避宮以禳之。』

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宮。

留三日，趙高詐詔衛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內鄉，入告二世曰：『山東羣盜兵大至。』

二世上觀而見之，恐懼，高即因劫令自殺。引璽而佩之，左右百官莫從。上殿，殿欲壞者

三。高自知天弗與，羣臣弗許，乃召始皇弟，授之璽。

子嬰即位，患之，乃稱疾不聽事，與宦者韓談及其子謀殺高。高上謁，請病，因召入，令

韓談刺殺之，夷其三族。

子嬰立三月，沛公兵從武關入，至咸陽，羣臣百官皆畔不適。子嬰與妻子自係其頸

高立子嬰
子嬰殺高

高弑二世

以組，降軹道旁。沛公因以屬吏，項王至而斬之。遂以亡天下。

太史公曰：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爲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邵列矣！

蒙恬列傳

——史記八八，列傳二八——

蒙
驚

蒙恬者，其先齊人也。恬大父蒙驚，自齊事秦昭王，官至上卿。

秦莊襄王元年，蒙驚爲秦將，伐韓，取成臯、滎陽，作置三川郡。

二年，蒙驚攻趙，取三十七城。

始皇二年，蒙驚攻韓，取十三城。

五年，蒙驚攻魏，取二十城，作置東郡。

始皇七年，蒙驚卒。驚子曰武；武子曰恬。恬嘗書獄典文學。

始皇二十三年，蒙武爲秦裨將軍，與王翦攻楚，大破之，殺項燕。

二十四年，蒙武攻楚，虜楚王。

蒙恬弟毅。

蒙
武
恬

蒙
毅

恬為內史

逐匈奴築長城

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為秦將，攻齊，大破之。拜為內史。

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眾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

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逶蛇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是

時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寵蒙氏，信任賢之。而親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

前。恬任外事，而毅常為內謀，名為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焉。

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其母被刑，世世卑賤。秦王聞

高彊力，通於獄法，舉以為中車府令。高即私事公子胡亥，喻之決獄。

毅治趙高

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當高罪死，除其宦籍。帝以高之敦於

恬通道

事也，赦之，復其官爵。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漣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

始皇二十七年冬，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走琅邪。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始皇

至沙丘崩，祕之，羣臣莫知。是時丞相李斯、少子胡亥、中車府令趙高常從。高雅得幸於

胡亥，欲立之，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爲己也，因有賊心。乃與丞相李斯、公子胡亥陰謀，立胡亥爲太子。太子已立，遣使者以罪賜公子扶蘇、蒙恬死。扶蘇已死，蒙恬疑而復請之。

使者以蒙恬屬吏更置。胡亥以李斯舍人爲護軍。使者還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即欲釋

蒙恬。趙高恐蒙氏復貴而用事，怨之。毅還至，趙高因爲胡亥忠計，欲以滅蒙氏，乃言曰，

「臣聞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而毅諫曰『不可』。若知賢而愈不立，則是不忠而惑

主也。以臣愚意，不若誅之。」胡亥聽而繫蒙毅於代。前已囚蒙恬於陽周，喪至咸陽，

已葬，太子立爲二世皇帝，而趙高親近，日夜毀惡蒙氏，求其罪過舉劾之。

子嬰進諫曰：「臣聞故趙王遷殺其良臣李牧而用顏聚，燕王喜陰用荊軻之謀而倍

秦之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之議，此三君者，皆各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

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主欲一旦棄去之，臣竊以爲不可！臣聞輕慮者不可以

治國，獨智者不可以存君。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羣臣不相信，而外使鬪士

之意離也。臣竊以爲不可！」胡亥不聽，而遣御史曲宮乘傳之代，令蒙毅曰：「先主欲立

太子，而卿難之。今丞相以卿爲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賜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圖之！」

毅對曰：「以臣不能得先主之意，則臣少宦順幸沒世，可謂知意矣。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則

二世殺蒙毅

太子獨從，周旋天下，去諸公子絕遠，臣無所疑矣。夫先主之舉用太子，數年之積也，臣乃何言之敢諫，何慮之敢謀？非敢飾辭以避死也，為羞累先主之名，願大夫為慮焉，使臣得死情實。且夫順成全者，道之所貴也；刑殺者，道之所卒也。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昭襄王殺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殺伍奢；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四君者，皆為大失，而天下非之，以其君為不明，以是籍於諸侯。故曰：「用道治者，不殺無罪，而罰不加於無辜。」唯大夫留心！使者知胡亥之意，不聽蒙毅之言，殺之。

二世殺蒙恬

二世又遣使者之陽周，令蒙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內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緥，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為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

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爲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故周書曰：「必參而伍之。」今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必孽臣逆亂，內陵之道也。夫成王失而復振，則卒昌；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不悔，身死則國亡。臣故曰：「過可振而諫可覺也；察於參伍，上聖之法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於咎也，將以諫而死，願陛下爲萬民思從道也！使者曰：「臣受詔行法於將軍，不敢以將軍言聞於上也。」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

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爲秦築長城亭障，漸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瘳，而恬爲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

張耳陳餘列傳

——史記八九，列傳二九——

張耳

張耳者，大梁人也，其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爲客。張耳嘗亡命游外黃，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父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爲請決，嫁之張耳。張耳是時脫身游，女家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宦魏爲外黃令。名由此益賢。

陳餘

陳餘者，亦大梁人也，好儒術，數游趙苦陘。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亦知陳餘非庸人也。餘年少，父事張耳，兩人相與爲刎頸交。

秦購求張耳陳餘

秦之滅大梁也，張耳家外黃。高祖爲布衣時，嘗數從張耳游，客數月。秦滅魏數歲，已聞此兩人魏之名士也，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張耳、陳餘乃變名姓俱之陳，爲里監門以自食。兩人相對。

張耳陳餘列傳

（史記八九，列傳二九）

里吏嘗有過答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躡之使受答。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然之。秦詔書購求兩人，兩人亦反用門者以令里中。

張耳陳餘
從陳涉

陳涉起，至入陳，兵數萬。張耳、陳餘上謁陳涉，涉及左右生平數聞張耳、陳餘賢，未嘗見，見即大喜。

陳中豪傑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身被堅執銳，率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存亡繼絕，功德宜為王。且夫監臨天下諸將，不為王不可，願將軍立為楚王也！』陳涉問此兩人，兩人對曰：『夫秦為無道，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曠日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為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為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與眾則兵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陳涉不聽，遂立為王。

張耳陳餘
定趙地

陳餘乃復說陳王曰：『大王舉梁、楚而西，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嘗游趙，知其

豪桀及地形，願請奇兵北略趙地。』於是陳王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爲將軍，邵騷爲護軍，以張耳、陳餘爲左右校尉，子卒三千人，北略趙地。武臣等從白馬渡河，至諸縣，說其豪桀曰：『秦爲亂政虐刑，以殘賊天下，數十年矣！北有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歛，以供軍費，財匱力盡，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陳王奮臂爲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響應。家自爲怒，人自爲鬪，各報其怨而攻其讎，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已張大楚，王陳，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諸君試相與計之！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業，此士之一時也。』豪桀皆然其言，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爲武信君。下趙十城，餘皆城守莫肯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說范陽令曰：『竊聞公之將死，故弔。雖然，賀公得通而生。』范陽令曰：『何以弔之？』對曰：『秦法重，足下爲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傳刃公之腹中者，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亂，秦法不施，然則慈父、孝子且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弔公也。今諸侯畔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下武信君。君急遣

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爲福，在今矣！」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略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爲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蒯通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重富貴，故欲先天下降；畏君以爲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年亦方殺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齎臣侯印，拜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令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驅馳燕、趙郊，燕、趙郊見之，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即喜矣。燕、趙城可毋戰而降也。此臣之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賜范陽令侯印。趙地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

共立武信君
爲趙王

至邯鄲，張耳、陳餘聞周章軍入關，至戲却；又聞諸將爲陳王徇地，多以讒毀得罪誅；怨陳王不用其策，不以爲將，而以爲校尉；乃說武臣曰：「陳王起蕘，至陳而王，非必立六國後。將軍今以三千人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不王無以填之。且陳王聽讒，還報，恐不脫於禍。又不如立其兄弟，不即立趙後。將軍毋失時，時間不容息！」武臣乃聽之，遂立爲趙王。以陳餘爲大將軍，張耳爲右丞相，邵騷爲左丞相。

陳餘爲將
張耳爲相

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臣等家，而發兵擊趙。陳王相國房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臣等家，此又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然之，從其計。徙繫武臣等家宮中，封張耳子敖為成都君。

共說趙王
勿西擊秦

陳王使使者賀趙，令趣發兵西入關。張耳、陳餘說武臣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罽略上黨。

所養卒救
趙王於燕

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為燕王。趙王乃與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間出，為燕軍所得。燕將囚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輒殺之以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中曰：『吾為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餘輩輒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乃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

張耳陳餘列傳

（史記八九，列傳二九）

五

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爲卿相終已邪？夫臣與主豈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爲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爲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尙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以爲然，乃歸趙王。養卒爲御而歸。

李良反

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石邑，秦兵塞井陘，未能前。秦將詐稱二世使人遺李良書，不封，曰：「良嘗事我得顯幸。良誠能反趙爲秦，赦良罪，貴良。」良得書，疑不信。乃還之邯鄲，益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出飲，從百餘騎。李良望見，以爲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李良。李良素貴，起慙其從官。從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乃不爲將軍下車，請追殺之。」李良已得秦書，固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道中。乃遂將其兵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武臣、邵騷。趙人多爲張耳、陳餘耳目者，以故得脫出。收其兵得數萬人。客有說張耳曰：「兩君羈旅而欲附趙，難獨立；立趙後，扶以義，可就功。」乃求得趙歇，立爲趙王，居信都。李良進兵擊陳餘，陳餘敗李良。李良走歸章邯。

張耳被圍
陳餘不救

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道屬河，餉王離。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陳餘自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數月，張耳大怒，怨陳餘。使張黶、陳澤往讓陳餘曰：『始吾與公爲刎頸交，今王與耳旦暮且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爲死！苟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且餘所以不俱死，欲爲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餓虎，何益？』張黶、陳澤曰：『事已急，要以俱死立信，安知後慮？』陳餘曰：『吾死顧以爲無益。必如公言。』乃使五千人令張黶、陳澤先嘗秦軍。至皆沒。

當是●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兵數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章邯引兵解，諸侯軍乃敢擊圍鉅鹿秦軍，遂虜王離。涉間自殺。卒存鉅鹿者，楚力也。

●『是』下脫『時』字。

張陳交惡

於是趙王歇、張耳乃得出鉅鹿，謝諸侯。張耳與陳餘相見，責讓陳餘以不肯救趙，及問張黶、陳澤所在。陳餘怒曰：「張黶、陳澤以必死責臣，臣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不出。」張耳不信，以為殺之，數問陳餘。陳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豈以臣為重去將哉？」乃脫解印綬，推予張耳。張耳亦愕不受。陳餘起如廁，客有說張耳曰：「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今陳將軍與君印，君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陳餘還，亦望張耳不讓，遂趨出。張耳遂收其兵。陳餘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由此陳餘、張耳遂有郤。

張耳入關

趙王歇復居信都，張耳從項羽諸侯入關。

張耳為常山王

漢元年二月，項羽立諸侯王，張耳雅游，人多為之言，項羽亦素數聞張耳賢，乃分趙立張耳為常山王，治信都。——信都更名襄國。

陳餘客多說項羽曰：「陳餘、張耳一體有功於趙。」項羽以陳餘不從入關，聞其在南皮，即以南皮旁三縣以封之。而徙趙王歇王代。張耳之國，陳餘愈益怒曰：「張耳與餘功等也，今張耳王，餘獨侯，此項羽不平。」及齊王田榮畔楚，陳餘乃使夏說說田榮曰：

陳餘襲張耳

張耳歸漢

陳餘為代王

陳餘要漢誅張耳

張耳斬陳餘

張耳為趙王
張耳薨
張敖

『項羽為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王惡地。今趙王乃居代，願王假臣兵，請以

南皮為扞蔽。』田榮欲樹黨於趙以反楚，乃遣兵從陳餘。陳餘因悉三縣兵襲常山王

張耳。張耳敗走，念諸侯無可歸者，曰：『漢王與我有舊故，而項羽又彊，立我，我欲之。』

甘公曰：『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楚雖彊，後必屬漢。』

故耳走漢。漢王亦還定三秦，方圍章邯廢丘，張耳謁漢王，漢王厚遇之。

陳餘已敗張耳，皆復收趙地，迎趙王於代，復為趙王。趙王德陳餘，立以為代王。陳

餘為趙王弱，國初定，不之國，留傳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

漢二年，東擊楚，使使告趙，欲與俱。陳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

張耳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陳餘乃遣兵助漢。

漢之敗於彭城西，陳餘亦復覺張耳不死，即背漢。

漢三年，韓信已定魏地，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陳餘泚水上，追殺趙王歇襄國。

漢立張耳為趙王。

漢五年，張耳薨，諡為景王。子敖嗣立為趙王。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為趙王敖后。

張耳陳餘列傳

(史記八九，列傳二九)

九

趙相謀殺
橫王

貫高忍死
明王赦不
反

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韞蔽，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婿禮。高祖箕踞詈，甚慢易之。趙相貫高、趙午等年六十餘，故張耳客也。生平爲氣，乃怒曰：『吾王辱王也！』說王曰：『夫天下豪桀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禮，請爲王殺之！』張敖齧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且先人亡國，賴高祖得復國，德流子孫，秋豪皆高祖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趙午等十餘人皆相謂曰：『乃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今怨高祖辱我王，故欲殺之，何乃洿王爲乎？』令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

漢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廁。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爲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

漢九年，貫高怨家知其謀，乃上變告之。於是上皆并逮捕趙王、貫高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爲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轆車膠致，與王詣長安，治張敖之罪。上乃詔趙羣臣賓客有敢從王皆族。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皆自髡鉗爲王家奴，從來。貫高至，對獄曰：『獨吾屬爲之，王實不知。』

吏治榜答數千，刺劓，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不聽。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中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爲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復與前。仰視曰：『泄公邪？』泄公勞苦如生平驩。與語，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顧爲王實不反，獨吾等爲之！』具道本指所以爲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入，具以報，上乃赦趙王。上賢貫高爲人能立然諾，使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殺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乎！』乃仰絕脛，遂死。當此之時，名聞天下。

張敖已出，以尙魯元故，封爲宣平侯。

於是上賢張王諸客，以鉗奴從張王入關，無不爲諸侯相、郡守者。及孝惠、高后、文帝、

張敖封宣平侯
漢官張王客

孝景時，張王客子孫皆得爲二千石。

張儼
張壽

張敖，高后六年薨。子儼爲魯元王。——以母呂后女故，呂后封爲魯元王。——元王

弱，兄弟少，乃封張敖他姬子二人：壽爲樂昌侯，侈爲信都侯。

儼等廢

高后崩，諸呂無道，大臣誅之，而廢魯元王及樂昌侯、信都侯。孝文帝卽位，復封故魯

文帝復封
儼

元王儼爲南宮侯，續張氏。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廝役莫非天下俊桀，所居國無不取卿

相者。然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相

慕用之誠，後相倍之戾也！豈非以利哉？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太伯、延陵季子

異矣！

魏豹彭越列傳

——史記九〇，列傳三〇——

魏豹
魏咎

魏豹者，故魏諸公子也。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爲甯陵君。秦滅魏，遷咎爲家人。陳勝之起王也，咎往從之。

魏咎立爲
魏王

陳王使魏人周市徇魏地，魏地已下，欲相與立周市爲魏王。周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今天下共畔秦，其義必立魏王後乃可。』齊趙使車各五十乘，立周市爲魏王。市辭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陳王乃遣立咎爲魏王。

魏咎自殺

章邯已破陳王，乃進兵擊魏王於臨濟。魏王乃使周市出請救於齊、楚。齊、楚遣項它、田巴將兵隨市救魏。章邯遂擊破殺周市等軍，圍臨濟。咎爲其民約降，約定，咎自燒殺。

魏豹入楚

魏豹亡走楚。楚懷王子魏豹數千人，復徇魏地。

魏豹彭越列傳

（史記九〇，列傳三〇）

魏豹立為魏王

豹徙為西魏王

魏王豹降漢旋叛

周苛殺魏豹

項羽已破秦，降章邯，豹下魏二十餘城，立豹為魏王。豹引精兵從項羽入關。

漢元年，項羽封諸侯，欲有梁地，乃徙魏王豹於河東，都平陽，為西魏王。

漢王還定三秦，渡臨晉，魏王豹以國屬焉。遂從擊楚於彭城。漢敗，還至滎陽，豹請

歸視親病。至國，即絕河津畔漢。漢王聞魏豹反，方東憂楚，未及擊，謂酈生日：『緩頰，往

說魏豹，能下之，吾以萬戶封若。』酈生說豹，豹謝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耳。今

漢王慢而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罵奴耳。非有上下禮節也，吾不忍復見也。』於是漢

王遣韓信擊虜豹於河東。傳詣滎陽，以豹國為郡。

漢王令豹守滎陽。楚圍之急，周苛遂殺魏豹。

彭越

起兵

彭越者，昌邑人也，字仲。常漁鉅野澤中，為羣盜。

陳勝、項梁之起，少年或謂越曰：『諸豪桀相立畔秦，仲可以來亦效之。』彭越曰：『

兩龍方鬪，且待之。』居歲餘，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彭越，曰：『請仲為長。』越謝

曰：『臣不願與諸君。』少年彊請，乃許。與期旦日日出會，後期者斬。旦日日出，十餘

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彊以為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乃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乃令徒屬。徒屬皆大驚，畏越，莫敢仰視。乃行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

以兵助漢

沛公之從碭北擊昌邑，彭越助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彭越亦將其衆居鉅野中，收魏散卒。

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彭越衆萬餘人，毋所屬。

漢元年秋，齊王田榮畔項王。漢乃使人賜彭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楚命蕭

公角將兵擊越，越大破楚軍。

歸漢

漢王二年春，與魏王豹及諸侯東擊楚，彭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於外黃。漢王曰，

『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亦魏王咎從弟也，真魏後。』乃拜

彭越為魏相國，擅將其兵，略定梁地。

為魏相國

失所得城

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彭越皆復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

常絕楚糧道

為漢得穀

漢用張良計起越兵

立越為梁王

漢王三年，彭越常往來為漢游兵擊楚，絕其後糧於梁地。

漢四年冬，項王與漢王相距滎陽，彭越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

守城臯，自東收彭越所下城邑，皆復為楚。越將其兵北走穀城。

漢五年秋，項王之南走陽夏，彭越復下昌邑旁二十餘城，得穀十餘萬斛，以給漢王食。

漢王敗，使使召彭越并力擊楚，越曰：『魏地初定，尚畏楚，未可去。』漢王追楚，為項

籍所敗固陵。乃謂留侯曰：『諸侯兵不從，為之奈何？』留侯曰：『齊王信之立，非君王

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彭越為魏相國。今豹死毋

後，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蚤定，與此兩國約，即勝楚，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相國，從陳

以東傅海，與齊王信。齊王信家在楚，此其意欲復得故邑。君王能出捐此地許二人，二

人今可致，即不能，事未可知也。』於是漢王乃發使使彭越，如留侯策。使者至，彭越乃

悉引兵會垓下，遂破楚。

五年，項籍已死，春立彭越為梁王，都定陶。

六年，朝陳。

漢殺越

九年、十年，皆來朝長安。

十年秋，陳豨反代地，高帝自往擊。至邯鄲，徵兵梁王。梁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

高帝怒，使人讓梁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則為禽矣！』

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病。梁王怒其太僕欲斬之。太僕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梁王，梁王不覺，捕梁王囚之雒陽。有司治反形已具，請論如法。

上赦以為庶人，傳處蜀青衣。西至鄭，逢呂后從長安來，欲之雒陽，道見彭王。彭王為呂后泣涕，自言無罪，願處故昌邑。

呂后許諾，與俱東至雒陽。呂后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

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復謀反。廷尉王恬關奏請族之。上乃可，遂夷越宗族，國除。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懷畔逆之意，及敗，不死而虜囚，身被刑戮，何哉？

中材已上且羞其行，況王者乎！彼無異故，智略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云。

魏豹彭越列傳

（史記九〇，列傳三〇）

五

55

50

魏豹彭越列傳

(史記九〇，列傳三〇)

六

黥布列傳

——史記九一，列傳三一——

黥布

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秦時爲布衣。少年，有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人有聞者，共俳笑之。

布已論輸麗山，麗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桀交通，迺率其曹偶，亡之江中爲羣盜。

起兵

陳勝之起也，布迺見番君，與其衆叛秦，聚兵數千人，番君以其女妻之。章邯之滅陳勝，破呂臣軍，布乃引兵北擊秦左、右校，破之清波，引兵而東。聞項梁定江東會稽，涉江而西，陳嬰以項氏世爲楚將，迺以兵屬項梁，渡淮南，英布、蒲將軍亦以兵屬項梁。

屬項梁

項梁涉淮而西，擊景駒、秦嘉等，布常冠軍。項梁至薛，聞陳王定死，迺立楚懷王，項梁

號當陽君

號爲武信君，英布爲當陽君。項梁敗死，定陶懷王徙都彭城，諸將英布亦皆保聚彭城。

數敗秦

當是時，秦急圍趙，趙數使人請救，懷王使宋義爲上將，范曾爲末將，項籍爲次將，英布、蒲將軍皆爲將軍，悉屬宋義，北救趙。及項籍殺宋義於河上，懷王因立籍爲上將軍，諸將皆屬項籍。項籍使布先涉渡河擊秦，布數有利，籍迺悉引兵涉河從之，遂破秦軍，降章邯等。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諸侯兵皆以服屬楚者，以布數以少敗衆也。

爲九江王

項籍之引兵西至新安，又使布等夜擊坑章邯秦卒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間道破關下軍，遂得入，至咸陽。布常爲軍鋒。項王封諸將，立布爲九江王，都六。

弑義帝

漢元年四月，諸侯皆罷戲下各就國，項氏立懷王爲義帝，徙都長沙，迺陰令九江王布等行擊之。其八月，布使將擊義帝，追殺之郴縣。

與楚有隙

漢二年，齊王田榮畔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九江王布稱病不往，遣將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誚讓召布，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布材，欲親用之，以故未擊。

聽隨何言歸漢

漢三年，漢王擊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謂左右曰：『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

事。』謁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爲我使淮南，令之發兵倍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隨何曰：『臣請使之。』迺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因太宰主之，三日不得見。隨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爲彊，以漢爲弱，此臣之所以爲使；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以明王倍漢而與楚也。』太宰迺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爲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爲彊，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板築，以爲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衆，身自將之，爲楚軍前鋒，今迺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騷淮南之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大王撫萬人之衆，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爲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肯楚者，以漢爲弱也。夫楚兵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恃戰勝自彊，漢王收諸侯，還守成臯，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楚人還兵，間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

臯，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曰楚兵不足恃也。使楚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疆，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爲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倍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提劍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況淮南，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陰許畔楚與漢，未敢泄也。楚使者在，方急責英布發兵，舍傳舍，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坐，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以構，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布曰：『如使者教，因起兵而擊之耳。』於是殺使者，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留而攻下邑。數月，龍且擊淮南，破布軍，布欲引兵走漢，恐楚王殺之，故間行與何俱歸漢。

淮南王至，上方踞牀洗，召布入見，布甚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於是迺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臣，將衆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與俱北，收兵至成臯。

四年七月，立布爲淮南王，與擊項籍。

立爲淮南王

破楚垓下

漢五年，布使人入九江，得數縣。

六年，布與劉賈入九江，誘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遂舉九江兵與漢擊楚，破之垓下。

漢封隨何

項籍死，天下定，上置酒，上折隨何之功，謂何為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上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至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也。然而陛下謂何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迺以隨何為護軍中尉。布遂剖符為淮南王，都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布。

七年，朝陳。

八年，朝雒陽。

九年，朝長安。

欲叛漢

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恐。夏，漢誅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徧賜諸侯；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

被告發

發兵反

薛公知布
出下計

布所幸姬疾，請就醫，醫家與中大夫賁赫對門，姬數如醫家，賁赫自以爲侍中，迺厚餽遺，從姬飲醫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譽赫長者也。王怒曰：「汝安從知之？」具說狀，王疑其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欲捕赫，赫言變事，乘傳詣長安。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上讀其書，語蕭相國，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請繫赫，使人微驗淮南王。」淮南王布見赫以罪亡，上變固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迺赦賁赫，以爲將軍。上召諸將問曰：「布反，爲之奈何？」皆曰：「發兵擊之，坑豎子耳，何能爲乎！」汝陰侯滕公召故楚令尹問之，令尹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王之，疏爵而貴之，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言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者，其人

有籌策之計，可問。」上迺召見問薛公，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上曰：「何謂上計？」令尹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

「何謂中計？」

「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

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安枕而臥，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將安出？』令尹對曰：『出下計。』上曰：『何謂廢上中計而出下計？』令尹曰：『布故麗山之徒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為身，不顧後為百姓萬世慮者也，故曰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迺立皇子長為淮南王。上遂發兵自將東擊布。

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公籌之，東擊荆，荆王劉賈走死富陵，盡劫其兵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間為三軍，欲以相救為奇。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戰其地為散地，今別為三，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其二軍散走，遂西與上兵遇，斬西會甄。布兵精甚，上迺壁庸城，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與布相望，見遙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為帝耳！』上怒罵之，遂大戰。布軍敗走，渡淮，數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布故與番君婚，以故長沙哀王使人給布，偽與亡，誘走越，故信而隨之番陽。番陽人殺布，茲鄉民田舍，遂滅黥布。立皇子長為淮南王，封賁赫為期思侯，諸將率多以功封者。

番陽人殺布

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皐陶之後哉？身被刑法，何其拔興之暴也！項氏之所坑殺人，以千萬數，而布常爲首虐。功冠諸侯，用此得王，亦不免於身爲世大僂！禍之興，自愛姬殖；妒媚生患，竟以滅國！

淮陰侯列傳

——史記九二，列傳三二——

韓信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始為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信釣於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

食於漂母

出人勝下

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於是信孰視之，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

從項梁

亡楚歸漢

及項梁渡淮，信仗劍從之，居戲下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為郎中。數以策干項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敖。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

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爲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說之，言於上。上拜以爲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

信亡蕭何追之

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雖爲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至拜大將，乃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

拜爲大將

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爲人也。』項王喑噤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劓弊，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爲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

漢定三秦

八月，漢王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

漢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合齊、趙共擊楚。

四月，至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收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之間，以故楚兵卒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塞王欣、翟王翳亡漢降楚，齊、趙亦反漢與楚和。

六月，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國，即絕河關反漢，與楚約和。漢王使酈生說豹，不下。

信定魏

其八月，以信為左丞相，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

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瓠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魏為河東郡。

破代

漢王遣張耳與信俱引兵東北擊趙、代。後九月，破代兵，禽夏說闕與。

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

定趙

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

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闕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鬪，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

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爲二子所禽矣。」
成安君儒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已罷極，今如此避而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
廣武君策不用。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葦山而望趙軍，誠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傅歿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詳應曰：「諾。」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爲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詳棄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張耳，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爲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

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禽趙王歇。

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

諸將劾首虜休，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尙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

用李左車
計鎮趙撫
燕

於是信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聞一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爲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因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

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必足用，願効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鄙下，身死泚上；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闕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褊衣甘食，傾耳以待命者，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竟以自彊也；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竊以爲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爲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驛兵，北首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諠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爲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爲趙王，以鎮撫其國。漢王許之，乃立張耳爲趙王。

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趙王耳、韓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漢。楚方急圍

漢王奪信印

爲相國

定齊

漢王於滎陽，漢王南出之宛，葉間，得黥布，走入成臯，楚又復急圍之。六月，漢王出成臯，東渡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脩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臥內，上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備守趙地，拜韓信爲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

信引兵東，未渡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韓信欲止，范陽辯士蒯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衆，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爲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渡河。齊已聽酈生，即留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齊歷下軍，遂至臨菑。齊王田廣以酈生賣己，乃亨之，而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

且破楚殺龍

韓信已定臨菑，遂東追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廣、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鬪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爲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陳。

韓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滿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卽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皆虜楚卒。

自請爲齊王

漢四年，遂皆降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僞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爲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願爲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韓信使者至，發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且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爲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爲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卽爲真王耳，何以假爲！』乃遣張良往立信爲齊王，徵其兵擊楚。

武涉說信歸楚

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往說齊王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與戮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

蒯通說信
反漢

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爲厚交，爲之盡力用兵，終爲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尙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參分天下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爲智者固若此乎？

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爲信謝項王！」

武涉已去，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爲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間！」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也，俊雄豪傑連號壹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遝，燦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彭城，轉鬪逐北，至於滎陽，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衆，距鞏、雒，

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敗滎陽，傷成臯，遂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於險塞，而糧食竭於內府，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所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懸於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効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叁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彊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爲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彊，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生曰：「足下自以爲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爲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爲布衣時，相與爲刎頸之交，後爭張黻、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泝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爲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

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騫、陳澤，故臣以爲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狗亨。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句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爲足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末本者，不可紛以辭。夫隨廝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闕卿相之位。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毫釐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騏驎之踟躕，不如鷺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麾也。」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

時乎時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為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

謝蒯通。

蒯通說不聽，已詳狂為巫。

漢王之困固陵，用張良計召齊王信，遂將兵會垓下。

項羽已破，高祖襲奪齊王軍。

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為楚王，都下邳。

會兵垓下

為楚王

報施

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為德不卒。』召辱己之少年令出胯下者，以為楚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於此。

項王亡將鍾離昧家在伊廬，素與信善，項王死後亡歸信。漢王怨昧，聞其在楚，詔楚捕昧。

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

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陳平計，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發使告

高祖擒信

爲淮陰侯

與高祖論
將兵

諸侯會陳，『吾將游雲夢。』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反，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人或說信曰，『斬昧謁上，上必喜，無患。』信見昧計事，昧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昧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漢，吾今日死，公亦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高祖於陳，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亨！』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雒陽，赦信罪，以爲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常稱病不朝從。信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

信常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爲伍！』

上常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爲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與陳豨謀反

陳豨拜爲鉅鹿守，辭於淮陰侯，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仰天歎曰：『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唯將軍令之。』淮陰侯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爲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謹奉教。』

漢十一年，陳豨果反，上自將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至豨所，曰：『第舉兵，吾從此助公。』信乃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死，列侯羣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疾，彊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信方斬，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爲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

族誅

高祖赦蒯通

高祖已從豨軍來，至，見信死，且喜且憐之，問信死亦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計。』高祖曰：『是齊辯士也。』乃詔齊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

夷之乎？」上怒曰：「亨之！」通曰：「嗟乎，冤哉亨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冤？」對曰：「秦之綱絕而維弛，山東大擾，異姓並起，英俊烏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爲陛下所爲者甚衆，顧力不能耳，又可盡亨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釋通之罪。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爲余言：韓信雖爲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韓王信盧綰列傳

——史記九三，列傳三三——

韓王信

為韓將

韓王信者，故韓襄王孽孫也，長八尺五寸。及項梁之立楚後懷王也，燕、齊、趙、魏皆已前王，唯韓無有後，故立韓諸公子橫陽君成為韓王，欲以撫定韓故地。項梁敗死定陶，成犇懷王。沛公引兵擊陽城，使張良以韓司徒降下韓故地，得信以為韓將，將其兵從沛公入武關。

沛公立為漢王，韓信從入漢中，迺說漢王曰：『項王王諸將近地，而王獨遠居此，此左遷也；士卒皆山東人，跂而望歸，及其鋒東嚮，可以爭天下。』漢王還定三秦，迺許信為韓王，先拜信為韓太尉，將兵略韓地。

項籍之封諸王皆就國，韓王成以不從，無功，不遣就國，更以為列侯。及聞漢遣韓信略韓地，迺令故項籍游吳時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

立為韓王
漢二年，韓信略定韓十餘城。漢王至河南，韓信急擊韓王昌陽城。昌降，漢王迺立

韓王信盧綰列傳

（史記九三，列傳三三）

韓信爲韓王，常將韓兵從。

王潁川

三年，漢王出滎陽，韓王信、周苛等守滎陽。及楚敗滎陽，信降楚，已而得亡，復歸漢，漢復立以爲韓王，竟從擊破項籍，天下定。五年春，遂與剖符爲韓王，王潁川。

徙王太原
北

明年春，上以韓信材武，所王北近鞏、洛，南迫宛、葉，東有淮陽，皆天下勁兵處，迺詔徙韓王信王太原以北，備禦胡，都晉陽。信上書曰：『國被邊，匈奴數入，晉陽去塞遠，請治馬邑。』上許之，信乃徙治馬邑。

降匈奴

秋，匈奴冒頓大圍信，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間使，有二心，使人責讓信。信恐誅，因與匈奴約共攻漢，反以馬邑降胡，擊太原。七年冬，上自往擊，破信軍，鞬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與其將白土人曼丘臣、王黃等立趙苗裔趙利爲王，復收信敗散兵，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王黃等屯廣武以南，至晉陽，與漢兵戰，漢大破之，追至于離石，後復破之。匈奴復聚兵樓煩西北，漢令車騎擊破匈奴。匈奴常敗走，漢乘勝追北，聞冒頓居代、上谷，高皇帝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上遂至平城。上出白登，匈奴騎圍上，上乃使人厚遺閼氏，閼氏乃說冒頓曰：『今

得漢地，猶不能居；且兩主不相厄。』居七日，胡騎稍引去。時天大霧，漢使人往來，胡不覺。護軍中尉陳平言上曰：『胡者全兵，請令彊弩傳兩矢外嚮，徐行出圍。』入平城，漢救兵亦到，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韓信為匈奴將兵往來擊邊。

漢十年，信令王黃等說誤陳豨。

十一年春，故韓王信復與胡騎入居參合，距漢。漢使柴將軍擊之，遺信書曰：『陛下寬仁，諸侯雖有畔亡，而復歸，輒復故位號，不誅也。大王所知。今王以敗亡走胡，非有大罪，急自歸！』韓王信報曰：『陛下擢僕起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滎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項籍，此一罪也。及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反為寇將兵，與將軍爭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蠱無一罪，身死亡；今僕有三罪於陛下，而欲求活於世，此伍子胥所以憤於吳也。今僕亡匿山谷間，且暮乞貸蠻夷，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也，勢不可耳！』遂戰。柴將軍屠參合，斬韓王信。

漢斬信

韓頽當
韓嬰

信之入匈奴，與太子俱；及至頽當城，生子，因名曰頽當。韓太子亦生子，命曰嬰。至孝文十四年，頽當及嬰率其眾降漢，漢封頽當為弓高侯，嬰為襄城侯。吳楚軍時，弓高侯

韓媽

韓說
韓會

功冠諸將。傳子至孫，孫無子，失侯。嬰孫以不敬失侯。顏當擊孫韓媽，貴幸，名富顯於當世。其弟說，再封，數稱將軍，卒為案道侯。子代，歲餘坐法死。後歲餘，說孫曾拜為龍額侯，續說後。

盧縮

盧縮者，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盧縮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及生男，高祖、盧縮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及高祖、盧縮壯，俱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兩家羊酒。高祖為布衣時，有吏事辟匿，盧縮常隨出入上下。及高祖初起沛，盧縮以客從，入漢中為將軍，常侍中。從東擊項籍，以太尉常從，出入臥內，衣被飲食，賞賜羣臣莫敢望，雖蕭、曹等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盧縮。縮封為長安侯。——長安，故咸陽也。

封長安侯

漢五年冬，以破項籍，迺使盧縮別將，與劉賈擊臨江王共尉，破之。

七月還，從擊燕王臧荼，臧荼降。

封燕王

高祖已定天下，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人；欲王盧縮，為羣臣缺望。及虜臧荼，迺下詔

諸將相列侯。擇羣臣有功者以爲燕王。羣臣知上欲王盧綰，皆言曰：『太尉長安侯盧綰常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燕。』詔許之。漢五年八月，迺立盧綰爲燕王。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

擊陳豨

使張勝於匈奴

漢十一年秋，陳豨反代地，高祖如邯鄲擊豨兵，燕王綰亦擊其東北。當是時，陳豨使王黃求救匈奴，燕王綰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言豨等軍破。張勝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出亡在胡，見張勝曰：『公所以重於燕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爲燕欲急滅豨等，已盡，次亦至燕，公等亦且爲虜矣！公何不令燕且緩陳豨而與胡和？事寬，得長王燕，即有漢急，可以安國。』張勝以爲然，迺私令匈奴助豨等擊燕。燕王綰疑張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張勝。勝還，具道所以爲者。燕王寤，迺詐論他人，脫勝家屬，使得爲匈奴間，而陰使范齊之陳豨所，欲令久亡，連兵勿決。

與漢有隙

漢十二年，東擊黥布，豨常將兵居代。漢使樊噲擊斬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綰使范齊通計謀於豨所。高祖使使召盧綰，綰稱病。上又使辟陽侯食其、御史大夫趙堯往迎燕王，因驗問左右。綰愈恐，閉匿，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春，漢族淮陰；夏，誅彭越，皆呂后計。今上病，屬任呂后，呂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

降匈奴爲東胡盧王

妻子降漢

盧他之

陳豨

封爲列侯

迺遂稱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語頗泄，辟陽侯聞之，歸具報上，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降者言張勝亡在匈奴，爲燕使。於是上曰：「盧綰果反矣！」使樊噲擊燕，燕王綰悉將其宮人家屬騎數千，居長城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謝。

四月，高祖崩，盧綰遂將其衆亡入匈奴，匈奴以爲東胡盧王。綰爲蠻夷所侵奪，常思復歸。居歲餘，死胡中。

見。高后時，盧綰妻子亡降漢，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爲欲置酒見之。高后竟崩，不得見。盧綰妻亦病死。

孝景中六年，盧綰孫他之以東胡王降，封爲亞谷侯。

*

*

*

*

*

陳豨者，宛胸人也，不知始所以得從。及高祖七年冬，韓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還，迺封豨爲列侯，以趙相國將監趙代邊兵，邊兵皆屬焉。

豨常告歸過趙，趙相周昌見豨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舍皆滿。豨所以待賓客

豨反自立
為代王

如布衣交，皆出客下。豨還之代，周昌迺求入見，見上，具言豨賓客盛甚，擅兵於外數歲，恐有變。上乃令人覆案豨客居代者財物諸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陰令客通使王黃、曼丘臣所。及高祖七年七月，太上皇崩，使人召豨，豨稱病甚。九月，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為代王，劫略趙代。上聞，迺赦趙代吏人為豨所誑誤劫略者，皆赦之。上自往，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漳水，北守邯鄲，知其無能為也。』趙相奏斬常山守尉曰：『常山二十五城，豨反，亡其二十城。』上問曰：『守尉反乎？』對曰：『不反。』上曰：『是力不足也。』赦之，復以為常山守尉。上問周昌曰：『趙亦有壯士可令將者乎？』對曰：『有四人。』四人謁，上慢罵曰：『豎子能為將乎？』四人慙伏。上封之各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功未徧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若所知！陳豨反，邯鄲以北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唯獨邯鄲中兵耳。吾胡愛四千戶，封四人，以尉趙子弟？』皆曰：『善。』於是上曰：『陳豨將誰？』曰：『王黃、曼丘臣，皆故賈人。』上曰：『吾知之矣！』迺各以千金購黃、臣等。十一年冬，漢兵擊斬陳豨將侯敞，王黃於曲逆下，破豨將張春于聊城，斬首萬餘。太尉勃入定太原代地。

十二月，上自擊東垣，東垣不下，卒罵上，東垣降，卒罵者斬之，不罵者黥之。更命東垣

爲真定。

王黃、毋丘臣其麾下受購賞之，皆生得，以故陳豨軍遂敗。

上還至洛陽，上曰：『代居常山北，趙迺從山南有之，遠。』迺立子恆爲代王，都中都，

代、鴈門皆屬代。

高祖十二年冬，樊噲軍卒追斬豨於靈丘。

樊噲殺豨

太史公曰：韓信、盧綰，非素積德累善之世，微一時權變，以詐力成功，遭漢初定，故得列地南面稱孤；內見疑疆大，外倚蠻貊以爲援，是以日疏自危，事窮智困，卒赴匈奴，豈不哀哉！陳豨梁人，其少時數稱慕魏公子，及將軍守邊，招致賓客而下士，名聲過實。周昌疑之，疵瑕頗起，懼禍及身，邪人進說，遂陷無道。於戲！悲夫！夫計之生孰，成敗於人也，深矣！

田儋列傳

——史記九四，列傳三四——

田儋

田儋者，狄人也，故齊王田氏族也。儋從弟田榮，榮弟田橫，皆豪宗，疆能得人。

陳涉之初起，王楚也，使周市略定魏地，北至狄，狄城守，田儋詳為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儋田氏，

自立為王

當王。』遂自立為齊王，發兵以擊周市。周市軍還去，田儋因率兵東略定齊地。

秦將章邯圍魏王咎於臨濟，急，魏王請救於齊，齊王田儋將兵救魏，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魏軍，殺田儋於臨濟下。儋弟田榮收儋餘兵走東阿。

齊人立田假為王

齊人聞王田儋死，迺立故齊王建之弟田假為齊王，田角為相，田間為將，以距諸侯。

田榮之走東阿，章邯追圍之。項梁聞田榮之急，迺引兵擊破章邯軍東阿下。章邯

走而西，項梁因追之。而田榮怒齊之立假，迺引兵歸，擊逐齊王假，假亡走楚，齊相角亡走

趙角弟田間前求救趙，因留不敢歸。田榮乃立田儻子市爲齊王，榮相之，田橫爲將，平齊地。

項梁既追章邯，章邯兵益盛，項梁使使告趙、齊，發兵共擊章邯。田榮曰：『使楚殺田

假，趙殺田角，田間，迺肯出兵。』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殺之不義。』趙

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齊曰：『蝮螫手則斬手，螫足則斬足。何者？爲害於身也。

今田假、田角、田間於楚，趙非直手足戚也，何故不殺？且秦復得志於天下，則齟齬用事者

墳墓矣！』楚不聽，齊亦怒，終不肯出兵。章邯果敗殺項梁，破楚兵，楚兵東走，而章邯

渡河圍趙於鉅鹿。項羽往救趙，由此怨田榮。

項羽既存趙，降章邯等，西屠咸陽，滅秦而立侯王也，迺徙齊王田市更王膠東，治卽墨；

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入關，故立都爲齊王，治臨淄；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

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項羽，項羽立田安爲濟北王，治博陽；田榮以負項梁，不肯出兵助楚，

趙攻秦，故不得王；趙將陳餘亦失職，不得王，二人俱怨項王。

項王既歸，諸侯各就國，田榮使人將兵助陳餘，令反趙地，而榮亦發兵以距擊田都，田

田榮自立
爲王

田橫立田
廣爲王

田橫自立
爲王

都亡走楚。田榮留齊王市，無令之膠東。市之左右曰：『項王彊暴，而王當之膠東；不就國，必危。』市懼，迺亡就國。田榮怒，追擊殺齊王市於卽墨，還攻殺濟北王安。於是田榮迺自立爲齊王，盡并三齊之地。項王聞之大怒，迺北伐齊，齊王田榮兵敗走平原，平原人殺榮，項王遂燒夷齊城郭，所過者盡屠之。齊人相聚畔之。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而漢王率諸侯敗楚，入彭城。項羽聞之，迺釋齊而歸擊漢於彭城，因連與漢戰，相距滎陽，以故田橫復得收齊城邑，立田榮子廣爲齊王，而橫相之，專國政，政無巨細皆斷於相。

橫定齊三年，漢王使酈生往說下齊王廣，及其相國橫，橫以爲然，解其歷下軍。漢將韓信引兵且東擊齊，齊初使華無傷、田解軍於歷下，以距漢，漢使至，迺罷守戰備，縱酒，且遣使與漢平。漢將韓信已平趙、燕，用蒯通計，度平原，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淄。齊王廣相橫怒，以酈生賣己，而亨酈生。齊王廣東走高密，相橫走博陽，守相田光走城陽，將軍田既軍於膠東。楚使龍且救齊，齊王與合軍高密。漢將韓信與曹參破殺龍且，虜齊王廣，漢將灌嬰追得齊守相田光，至博陽。而橫聞齊王死，自立爲齊王，還擊嬰，嬰敗橫之軍於贏下。

田橫亡走梁，歸彭越。——彭越是時居梁地，中立且爲漢，且爲楚。韓信已殺龍且，因令曹參進兵破殺田，旣於膠東；使灌嬰破殺齊將田吸於千乘。韓信遂平齊，乞自立爲齊假王，漢因而立之。

高祖召田橫自殺

後歲餘，漢滅項籍，漢王立爲皇帝，以彭越爲梁王；田橫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高帝聞之，以爲田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爲亂，迺使使赦田橫罪而召之。田橫因謝曰：「臣亨陛下之使酈生，今聞其弟酈商爲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爲庶人，守海島中。」使還報，高皇帝迺詔衛尉酈商曰：「齊王田橫卽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迺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迺侯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田橫迺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未至三十里，至戶鄉廐置，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爲天子，而橫迺爲亡虜，而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亨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其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媿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貌耳；今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尙未能敗，猶可觀也。」

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爲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爲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迺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尙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於是迺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太史公曰：甚矣，蒯通之謀！亂齊，驕淮陰，其卒亡此兩人！蒯通者，善爲長短說，論戰國之權變，爲八十一首。通善齊人安期生，安期生嘗干項羽，項羽不能用其策，已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亡去。田橫之高節，賓客慕義而從橫死，豈非至賢！余因而列焉。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

樊酈滕灌列傳

——史記九五，列傳三五——

樊噲

從高祖起兵

賜國大夫

賜列大夫

賜上間爵

賜五大夫

賜爵卿

賜號賢成君

舞陽侯樊噲者，沛人也，以屠狗爲事，與高祖俱隱。

初從高祖起豐，攻下沛。高祖爲沛公，以噲爲舍人。

從攻胡陵，方與還守豐。擊泗水監豐下，破之。復東定沛，破泗水守薛西。與司馬

卮戰陽東，卻敵，斬首十五級，賜爵國大夫。

常從沛公擊章邯軍濮陽，攻城先登，斬首二十三級，賜爵列大夫。

復常從，從攻城陽，先登。下戶牖，破李由軍，斬首十六級，賜上間爵。

從攻圍東郡守尉於成武，卻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十一人，賜爵五大夫。

從擊秦軍，出亳南，河間守軍於扛里，破之。擊破趙賁軍，開封北，以卻敵先登，斬候一

人，首六十八級，捕虜二十七人，賜爵卿。

從攻破楊熊軍於曲遇。攻宛陵，先登，斬首八級，捕虜四十四人，賜爵封號賢成君。

樊酈滕灌列傳

（史記九五，列傳三五）

賜重封

從攻長社、轅轅，絕河津。東攻秦軍於尸，南攻秦軍於犍。破南陽守，躪於陽城。東攻宛城，先登。西至酈，以郤敵斬首二十四級，捕虜四十人，賜重封。攻武關，至霸上，斬都尉一人，首十級，捕虜百四十六人，降卒二千九百人。

解高祖鴻門危

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項羽，謝無有閉關事。項羽既饗軍士，中酒，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肩蔽之。時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樊噲在營外聞事急，乃持鐵盾入到營。營衛止噲，噲直撞入，立帳下。項羽目之，問為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劍切肉食，盡之。項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以待大王；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沛公如廁，磨樊噲去。既出，沛公留車騎，獨騎一馬與樊噲等四人步從，從間道山下歸走霸上軍，而使張良謝項羽。項羽亦因遂已，無誅沛公之心矣。是日微樊噲，犇入營，請讓項羽，沛公事幾殆！

賜爵列侯號臨武侯

明日，項羽入屠咸陽，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噲爵為列侯，號臨武侯，遷為郎中。從

入漢中。

將為郎中騎

為將軍

還定三秦，別擊西丞白水北，雍輕車騎於雍南，破之。從攻雍、棻城，先登。擊章平軍好時，攻城，先登陷陣，斬縣令，丞各一人，首十一級，虜二十人，遷郎中騎將。

從擊秦軍騎壞東，卻敵，遷為將軍。

攻趙賁，下郿、槐里、柳中、咸陽。灌廢丘，最。至櫟陽，賜食邑杜之樊鄉。從攻項籍，屠

煮棗，擊破王武、程處軍於外黃。攻鄒、魯、瑕丘、薛。項羽敗漢王於彭城，盡復取魯、梁地。

噲還至滎陽，益食平陰二千戶，以將軍守廣武。

一歲，項羽引而東。從高祖擊項籍，下陽夏，虜楚周將軍卒四千人，圍項籍於陳，大破

之，屠胡陵。

項籍既死，漢王為帝，以噲堅守戰有功，益食八百戶。

從高帝攻反燕王臧荼，虜荼定燕地。楚王韓信反，噲從至陳，取信定楚，更賜爵列侯，

號舞陽侯

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舞陽，號為舞陽侯，除前所食。以將軍從高祖攻反韓王信於代。自霍人以往至雲中，與絳侯等共定之，益食千五

爲左丞相

百戶。因擊陳豨與曷丘臣軍戰襄國，破栢人，先登，降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縣，殘東垣，遷爲左丞相。

破得綦毋卬、尹潘軍於無終、廣昌。破豨別將胡人王黃軍於代南，因擊韓信軍於參合。軍所將卒斬韓信，破豨胡騎橫谷，斬將軍趙旣，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黃，將軍太卜、太僕解福等十人，與諸將共定代鄉邑七十三。

其後燕王盧縮反，噲以相國擊盧縮，破其丞相抵薊南，定燕地凡縣十八，鄉邑五十一，益食邑千三百戶，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

從：斬首百七十六級，虜二百八十八人；別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二人，二千石已下至三百石十一人。

噲以呂后女弟呂須爲婦，生子伉，故其比諸將最親。

勸高祖起
先黥布反時，高祖嘗病甚，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

被讒

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

其後盧綰反，高帝使噲以相國擊燕。是時高帝病甚，人有惡噲黨於呂氏，即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帝聞之大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即軍中斬噲。陳平畏呂后，執噲詣長安。至則高祖已崩，呂后釋噲，使復爵邑。

噲卒

孝惠六年，樊噲卒，諡為武侯。

樊伉

子伉代侯。而伉母呂須亦為臨光侯，高后時用事專權，大臣盡畏之。

伉代侯九歲，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呂須媿屬，因誅伉。舞陽侯中絕數月。孝文帝

樊市人

既立，乃復封噲他庶子市人為舞陽侯，復故爵邑。

市人立二十九歲卒，諡為荒侯。

樊他廣

子他廣代侯。六歲，侯家舍人得罪他廣，怨之，乃上書曰：「荒侯市人病不能為人，令

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他廣，他廣實非荒侯子，不當代後。」詔下吏。孝景中六年，他廣奪侯為庶人，國除。

* * * * *

鄴商

封信成君

為梁相國

為右丞相
號涿侯
為趙相國

曲周侯鄴商者，高陽人。陳勝起時，商聚少年東西略人，得數千。沛公略地至陳留，六月餘，商以將卒四千人屬沛公於岐。

從攻長社，先登，賜爵封信成君。

從沛公攻縱氏，絕河津，破秦軍洛陽東。從攻下宛，穰，定十七縣。別將攻旬關，定漢

中。項羽滅秦，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商爵信成君，以將軍為隴西都尉。別將定北地，上

郡，破雍將軍焉氏，周類軍枸邑，蘇駟軍於泥陽。賜食邑武成六千戶。

以隴西都尉從擊項籍軍。五月出鉅野，與鍾離昧戰，疾鬪，受梁相國印，益食邑四千

戶。

以梁相國將從擊項羽，二歲。三月，攻胡陵。

項羽既已死，漢王為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脫，先登陷陣，破荼

軍易下，卻敵，遷為右丞相，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邑涿五千戶，號曰涿侯。

以右丞相別定上谷，因攻代，受趙相國印。

以右丞相趙相國別與絳侯等定代，鴈門，得代丞相程縱，守相郭同，將軍已下至六百

石十九人。還以將軍為太上皇衛，一歲。

七月，以右丞相擊陳豨，殘東垣。又以右丞相從高帝擊黥布，攻其前拒，陷兩陳，得以破布軍。更食曲周五千一百戶，除前所食。

凡別破軍三，降定郡六，縣七十三；得丞相、守相、大將各一人，小將二人，二千石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

酈寄

商事孝惠，高后時，商病不治；其子寄字況，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為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勃不得入北軍，於是乃使人劫酈商，令其子況給呂祿；呂祿信之，故與出游，而太尉勃乃得入據北軍，遂誅諸呂。

商卒

是歲商卒，諡為景侯。子寄代侯。天下稱酈況賣交也。

孝景前三年，吳、楚、齊、趙反，上以寄為將軍，圍趙城。十月不能下，得俞侯爰布自平齊來，乃下趙城，滅趙；王自殺，除國。

酈堅

孝景中二年，寄欲取平原君為夫人，景帝怒，下寄吏有罪，奪侯。景帝乃以商他子堅封為繆侯，續酈氏後。

酈遂成

繆靖侯卒，子康侯遂成立。

鄴世宗

遂成卒，子懷侯世宗立。

鄴終根

世宗卒，子侯終根立，為太常。坐法國除。

夏侯嬰

汝陰侯夏侯嬰，沛人也，為沛廐司御。每送使客還，過沛泗上亭，與高祖語，未嘗不移

日也。

有德於高祖

嬰已而試補縣吏，與高祖相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高祖時為亭長，重坐傷人，告故不傷嬰，嬰證之。後獄覆，嬰坐高祖繫歲餘，掠笞數百，終以是脫高祖。

為太僕

高祖之初與徒屬欲攻沛也，嬰時以縣令史為高祖使。上降沛一日，高祖為沛公，賜嬰爵七大夫，以為太僕。

賜五大夫

從攻胡陵，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平以胡陵降，賜嬰爵五大夫。

賜執帛

從擊秦軍碭東，攻濟陽，下戶牖，破李由軍雍丘下，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執帛。

賜執珪

常以太僕奉車從擊章邯軍東阿、濮陽下，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賜爵執珪。

復常奉車從擊趙賁軍開封，楊熊軍曲遇。嬰從捕虜六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

封滕公

號昭平侯

收孝惠魯元

脫高祖於平城圍

印一匱。因復常奉車從擊秦軍雒陽東，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封轉爲滕公。因復奉車從攻南陽，戰於藍田、芷陽，以兵車趣攻戰疾，至霸上。項羽至，滅秦，立沛公爲漢王，漢王賜嬰爵列侯，號昭平侯，復爲太僕，從入蜀、漢。

還定三秦，從擊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漢王敗，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常蹶兩兒欲棄之，嬰常收，竟載之，徐行，面雍樹乃馳。漢王怒，行欲斬嬰者十餘，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於豐。

漢王既至滎陽，收散兵，復振，賜嬰食祈陽。

復常奉車從擊項籍，追至陳，卒定楚，至魯，益食茲氏。

漢王立爲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嬰以太僕從擊荼。

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更食汝陰，剖符世世勿絕。

以太僕從擊代，至武泉、雲中，益食千戶。因從擊韓信軍胡騎晉陽旁，大破之。追北

至平城，爲胡所圍，七日不得通。高帝使使厚遺閼氏，冒頓開圍一角。高帝出欲馳，嬰固

徐行，弩皆持滿外向，卒得脫。益食嬰細陽千戶。

復以太僕從擊胡騎，注北，大破之。以太僕擊胡騎平城南，三陷陳，功爲多，賜所奪邑五百戶。

以太僕擊陳豨、黥布軍，陷陳郤敵，益食千戶，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戶，除前所食。

以太僕歷事諸帝

嬰自上初起沛，常爲太僕，竟高祖崩。

以太僕事孝惠，孝惠帝及高后德，嬰之脫孝惠、魯元於下邑之間也，乃賜嬰縣北第第一，曰『近我』，以尊異之。

孝惠帝崩，以太僕事高后。

高后崩，代王之來，嬰以太僕與東牟侯入清宮，廢少帝，以天子法駕迎代王代邸，與大臣共立爲孝文皇帝，復爲太僕。

嬰卒

八歲卒，諡爲文侯。

夏侯竈

子夷侯竈立，七年卒。

夏侯賜

子共侯賜立，三十一年卒。

夏侯頗

子侯頗尚平陽公主。立十九歲，元鼎二年，坐與父御婢姦罪，自殺，國除。

灌嬰

賜七大夫

賜執帛號
宣陵君

賜執珪號
昌文君

拜爲郎中

拜爲中謁
者

賜爵列侯
號昌文侯

穎陰侯灌嬰者，睢陽販繪者也。高祖之爲沛公，略地至雍丘下，章邯敗殺項梁，而沛

公還軍於碭，嬰初以中涓從，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及秦軍於扛里，疾鬪，賜爵七大夫。

從攻秦軍亳南，開封，曲遇，戰疾力，賜爵執帛，號宣陵君。

從攻陽武以西至雒陽，破秦軍尸北。北絕河津，南破南陽守齧陽城東，遂定南陽郡。

西入武關，戰於藍田，疾力，至霸上，賜爵執珪，號昌文君。

沛公立爲漢王，拜嬰爲郎中，從入漢中。

十月，拜爲中謁者。

從還定三秦，下櫟陽，降塞王。還圍章邯於廢丘，未拔；從東出臨晉關，擊降殷王，定其

地。擊項羽將龍且，魏相項他軍，走陶南，疾戰，破之。賜爵列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

復以中謁者從降下碭，以至彭城。項羽擊，大破漢王。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雍

丘。王武、魏公申徒反，從擊破之。攻下黃，西收兵軍於滎陽。

爲中大夫
以騎兵破
楚

楚騎來衆，漢王乃擇軍中可爲車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李必、駱甲習騎兵，今爲校尉，可爲騎將。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傳之。」灌嬰雖少，然數力戰，乃拜灌嬰爲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爲左、右校尉，將郎中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

遷御史大
夫

受詔別擊楚軍後，絕其餉道，起陽武至襄邑。擊項羽之將項冠於魯下，破之；所將卒斬右司馬、騎將各一人。擊破柘公、王武軍於燕西；所將卒斬樓煩將伍人、連尹一人。擊王武別將桓嬰白馬下，破之；所將卒斬都尉一人。以騎渡河南，送漢王到雒陽，使北迎相國韓信軍於邯鄲，還至敖倉，嬰遷爲御史大夫。三年，以列侯食邑杜平鄉。

從韓信定
齊破楚

以御史大夫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信，擊破齊軍於歷下；所將卒虜車騎將軍華毋傷及將吏四十六人。降下臨菑，得齊守相田光。追齊相田橫至嬴博，破其騎；所將卒斬騎將一人，生得騎將四人。攻下嬴博，破齊將軍田吸於千乘；所將卒斬吸。東從韓信攻龍且，留公於高密，卒斬龍且，生得右司馬、連尹各一人，樓煩將十人，身生得亞將周

破楚

蘭。

齊地已定，韓信自立為齊王，使嬰別將擊楚將公杲於魯北，破之。轉南破薛郡長，身虜騎將一人。攻博陽，前至下相以東南僮，取慮、徐。度淮，盡降其城邑，至廣陵。項羽使項聲、薛公、郟公復定淮北。嬰度淮北擊破項聲、郟公，下邳，斬薛公，下下邳，擊破楚騎於平陽，遂降彭城，虜柱國項佗，降留、薛、沛、鄆、蕭、相。攻苦、譙，復得亞將周蘭。與漢王會頤鄉。從擊項籍軍於陳下，破之，所將卒斬樓煩將二人，虜騎將八人。賜益食邑二千五百戶。

斬項籍

項籍敗垓下去也，嬰以御史大夫受詔將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破之，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右司馬各一人，卒萬二千人，盡得其軍將吏。下東城、歷陽、渡江，破吳郡長吳下，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

漢王立為皇帝，賜益嬰邑三千戶。

其秋，以車騎將軍從擊破燕王臧荼。

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絕，食穎陰二千五百戶，號曰穎陰侯。

封穎陰侯

擊反臣韓王信等

以車騎將軍從擊反韓王信於代，至馬邑，受詔別降樓煩以北六縣，斬代左相，破胡騎於武泉北。復從擊韓信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胡白題將一人。受詔并將燕、趙、齊、梁、楚

車騎，擊破胡騎於滎石。至平城，為胡所圍，從還軍東垣。

從擊陳豨，受詔別攻豨丞相侯敞軍曲逆下，破之，卒斬敞及特將五人。降曲逆、盧奴、

上曲陽、安國、安平，攻下東垣。

黥布反，目車騎將軍先出攻布別將於相，破之。斬亞將樓煩將三人。又進擊破布

上柱國軍及大司馬軍，又進破布別將肥誅，嬰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將卒斬其小將十人，

追北至淮上，益食二千五百戶。

布已破，高帝歸，定令嬰食潁陰五千戶，除前所食邑。

凡從得二千石二人，別破軍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得將軍二人，柱

國、相國各一人，二千石十人。

誅諸呂有功

嬰自破布歸，高帝崩，嬰以列侯事孝惠帝及呂太后。太后崩，呂祿等以趙王自置為將軍，軍長安，為亂。齊哀王聞之，舉兵西，且入誅不當為王者。上將軍呂祿聞之，乃遣嬰

爲丞相

嬰卒

灌阿

灌賢

爲大將，將軍往擊之。嬰行至滎陽，乃與絳侯等謀，因屯兵滎陽，風齊王以誅呂氏事。齊

兵止不前；絳侯等既誅諸呂，齊王罷兵歸。嬰亦罷兵自滎陽歸，與絳侯、陳平共立代王爲

孝文皇帝。孝文皇帝於是益封嬰爲三千戶，賜黃金千斤，拜爲太尉。

三歲，絳侯勃免相就國，嬰爲丞相，罷太尉官。

是歲，匈奴大入北地、上郡，令丞相嬰將騎八萬五千往擊匈奴。匈奴去，濟北王反，詔

乃罷嬰之兵。

後歲餘，嬰以丞相卒，諡曰懿侯。

子平侯阿代侯。二十八年卒。

子彊代侯。十二年，彊有罪，絕二歲。元光三年，天子封灌嬰孫賢爲臨汝侯，續灌氏後。

八歲，坐行賕，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家，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鼓

刀屠狗、賣繪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庭，德流子孫哉？余與他廣通，爲言高祖功臣

之興時若此云。

樊鄴滕灌列傳

(史記九五，列傳三五)

一六

冊三，頁三六四

張丞相列傳

——史記九六，列傳三六——

張蒼

坐法將斬
王陵救之

為常山守

封北平侯
為計相

張丞相蒼者，陽武人也，好書、律、歷。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有罪亡歸。

及沛公略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坐法當斬，解衣伏質，身長大，肥白如瓠，時

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遂從西入武關，至咸陽。沛公立為漢王，入漢中。

還定三秦，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乃以張蒼為常山守。

從淮陰侯擊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以蒼為代相，備邊寇。已而徙為趙相，相

趙王耳。耳卒，相趙王敖。復徙相代王。燕王臧荼反，高祖往擊之，蒼以代相從攻臧荼，

有功，以六年中封為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戶，遷為計相。

一月，更以列侯為主計四歲。

是時蕭何為相國，而張蒼乃自秦時為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蒼又善用算律

歷，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

遷御史大夫

黥布反亡，漢立皇子長爲淮南王，而張蒼相之。十四年，遷爲御史大夫。

周昌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曰周苛，秦時皆爲泗水卒史。

及高祖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周昌、周苛自卒史從沛公，沛公以周昌爲職志，周苛爲客。從入關破秦，沛公立爲漢王，以周苛爲御史大夫，周昌爲中尉。

漢王四年，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遁出去，而使周苛守滎陽城。楚破滎陽城，欲令周

苛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爲虜矣！」項羽怒，烹周苛。於是乃拜周昌爲御

封汾陰侯

史大夫。常從擊破項籍。以六年中與蕭、曹等俱封。封周昌爲汾陰侯；周苛子周成，以父

死事，封爲高景侯。

直諫

昌爲人彊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昌嘗燕時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

高帝逐得，騎周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卽桀、紂之主也。」於是上

笑之；然尤憚周昌。及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爲太子，大臣固爭之，莫能得；上以留

侯策卽止。而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

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旣罷，呂后側耳於東廂聽，

趙堯

見周昌，為詭。謝曰：『微君太子幾廢！』

是後戚姬子如意為趙王，年十歲，高祖憂即萬歲之後不全也。趙堯年少，為符璽御

史。趙人方與公謂御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才也，君必異之，是且代

君之位！』周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何能至是乎！』居頃之，趙堯侍高祖，高祖獨

心不樂，悲歌，羣臣不知上之所以然。趙堯進請問曰：『陛下所為不樂，非為趙王年少而戚

夫人與呂后有郤邪？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然。吾私憂之，不

知所出。』堯曰：『陛下獨宜為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乃可。』高

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羣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周昌，其人有堅忍，質直；

且自呂后太子及大臣皆素敬憚之。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乃召周昌謂曰：

『吾欲固煩公，公彊為我相趙王！』周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奈何中道而棄

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然吾私憂趙王，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彊

行！』於是徙御史大夫周昌為趙相。

既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為御史大夫者？』孰視趙堯曰：『

昌遷為趙相
堯為御史大夫

●『詭』，應作『跪』。

●『御』下脫『史』字。

無以易堯。』遂拜趙堯爲御史大夫。堯亦前有軍功食邑，及以御史大夫從擊陳豨有功，封爲江邑侯。

高祖崩，呂太后使使召趙王，其相周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周昌固爲不遣趙

王。於是高后患之，乃使使召周昌。周昌至，謁高后，高后怒而罵周昌曰：『爾不知我之

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何？』昌旣徵，高后使使召趙王，趙王果來。至長安，月餘，飲藥

而死。周昌因謝病不朝見，三歲而死。

後五歲，高后聞御史大夫江邑侯趙堯高祖時定趙王如意之畫，乃抵堯罪，以廣阿侯

任敖爲御史大夫。

昌死

堯抵罪

任敖

封廣阿侯

任敖者，故沛獄吏。高祖嘗辟吏，吏繫呂后，遇之不謹；任敖素善高祖，怒，擊傷主呂后

吏。及高祖初起，敖以客從爲御史，守豐二歲。高祖立爲漢王，東擊項籍，敖遷爲上黨守。

陳豨反時，敖堅守，封爲廣阿侯，食千八百戶。

高后時爲御史大夫。三歲免。以平陽侯曹窋爲御史大夫。

高后崩，不與大臣共誅呂祿等，免，以淮南相張蒼爲御史大夫。

蒼為丞相

正律歷

蒼與絳侯等尊立代王為孝文皇帝。

四年，丞相灌嬰卒，張蒼為丞相。

自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會天下初定，將相公卿皆軍吏；張蒼為計相時，緒正律歷。

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時本以十月為歲首，弗革。推五德之運，以為漢當水德之

時，尚黑如故。吹律調樂人之音聲，及以比定律令。若百工，天下作程品。至於為丞相，

卒就之，故漢家言律歷者，本之張蒼。蒼本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善律歷。

報王陵

張蒼德王陵；王陵者，安國侯也。及蒼貴，常父事王陵。陵死後，蒼為丞相，洗沐，常先

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

蒼為丞相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言漢土德時，其符有黃龍當見。詔下其議，張蒼，

張蒼以為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以為博士，草土德之歷，制度，

更元年；張丞相由此自紉，謝病稱老。

蒼任人為中候，大為姦利，上以讓蒼，蒼遂病免。蒼為丞相十五歲而免，孝景前五年

卒，諡為文侯。

免相

卒

張康

子康代侯，八年卒。

張類

子類代爲侯。八年，坐臨諸侯喪後就位，不敬，國除。

初，張蒼父長不滿五尺；及生蒼，蒼長八尺餘，爲侯丞相。蒼子復長；及孫頰，長六尺餘，

坐法失侯。

蒼之免相後，老，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爲乳母。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蒼年百

有餘歲而卒。

*

*

*

*

*

申屠嘉

申屠丞相嘉者，梁人，以材官蹶張從高帝擊項籍，遷爲隊率。從擊黥布軍，爲都尉。

孝惠時爲淮陽守。

孝文帝元年，舉故吏士二千石從高皇帝者，悉以爲關內侯，食邑二十四人；而申屠嘉

食邑五百戶。張蒼已爲丞相，嘉遷爲御史大夫。

張蒼免相，孝文帝欲用皇后弟竇廣國爲丞相，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廣國賢

封爲丞相
故安侯

有行，故欲相之，念久之不可；而高帝時大臣又皆多死，餘見無可者，乃以御史大夫嘉爲丞相，因故邑封爲故安侯。

賈鄧通

嘉爲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大中大夫鄧通方隆愛幸，賞賜累巨萬。文帝嘗燕飲通家，其寵如是。是時丞相入朝，而通居上傍，有怠慢之禮。丞相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爲檄召鄧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文帝。文帝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故不爲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文帝度丞相已困通，使使者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爲文帝泣曰：「丞相幾殺臣！」

爲鼂錯所賣

嘉爲丞相五歲，孝文帝崩，孝景帝卽位。二年，鼂錯爲內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議以謫罰侵削諸侯。而丞相嘉自紕，所言不用，疾錯。錯爲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堧垣。——嘉聞之，欲因此以法錯擅穿宗廟堧垣爲門，奏請誅錯。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景帝。至朝，丞相奏請誅內史錯。景帝曰：「

嘉死

申屠蔑

申屠去病

申屠更

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墼垣，故他官居其中；且又我使爲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先請之，爲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謚爲節侯。

子共侯蔑代，三年卒。

子侯去病代，三十一年卒。

子侯更代，六歲，坐爲九江太守受故官送，有罪，國除。

自申屠嘉死之後，景帝時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爲丞相。及今上時，柏至侯許昌，平棘侯薛澤，武彊侯莊青翟，高陵侯趙周等爲丞相，皆以列侯繼嗣，妮妮廉謹，爲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有著於當世者。

太史公曰：張蒼文學律歷，爲漢名相，而絀賈生、公孫臣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顛頊，歷何哉？周昌，木彊人也。任敖以舊德用。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矣；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

車丞相

孝武時丞相多甚，不記，莫錄其行起居狀略，且紀征和以來：有車丞相，長陵人也。卒而有韋丞相代。

韋賢

韋丞相賢者，魯人也，以讀書術為吏，至大鴻臚。有相工相之，當至丞相。有男四人，使相工相之，至第二子，——其名玄成，——相工曰：「此子貴，當封。」韋丞相言曰：「我即為丞相，有長子，是安從得之？」後竟為丞相，病死，而長子有罪，論不得嗣，而立玄成。玄成時佯狂，不肯立，竟立之；有讓國之名。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為關內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國邑。韋丞相卒，有魏丞相代。

魏相

魏丞相相者，濟陰人也，以文吏至丞相。其人好武，皆令諸吏帶劍，帶劍前奏事。或有不帶劍者，當入奏事，至乃借劍而敢入奏事。

其時京兆尹趙君，丞相奏以免罪，使人執魏丞相，欲求脫罪而不聽。復使人脅

張丞相列傳

（史記九六，列傳三六）

九

恐魏丞相，以夫人賊殺侍婢事而私獨奏請驗之，發吏卒至丞相舍，捕奴婢笞擊問之，實不以兵刃殺也。而丞相司直繁君，奏京兆尹趙君，迫脅丞相，誣以夫人賊殺婢，發吏卒圍捕丞相舍，不道；又得擅屏騎士事，趙京兆坐要斬。又有使掾陳平等劾中尚書，疑以獨擅劫事而坐之，大不敬，長史以下皆坐死，或下蠶室。而魏丞相竟以丞相病死。

子嗣，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爲關內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國邑。魏丞相卒，以御史大夫邴吉代。

* * * * *

邴吉

邴丞相吉者，魯國人也，以讀書好法令至御史大夫。孝宣帝時，以有舊故，封爲列侯，而因爲丞相。明於事，有大智，後世稱之。以丞相病死。

子顯嗣。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失列侯，得食故國邑。顯爲吏至太僕，坐官耗亂，身及子男有姦賊，免爲庶人。

邴丞相卒，黃丞相代。

長安中有善相工田文者，與韋丞相、魏丞相、邴丞相微賤時會於客家，田文言曰：『今此三君者，皆丞相也。』其後三人竟更相代為丞相，何見之明也！

* * * * *

黃霸

黃丞相霸者，淮陽人也，以讀書為吏，至潁川太守。治潁川以禮義條教喻告化之。犯法者，風曉令自殺。化大行，名聲聞。孝宣帝下制曰：『潁川太守霸，以宣布

詔令治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獄中無重囚，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徵為京兆尹，而至丞相，復以禮義為治。以丞相病死。

于定國

子嗣後為列侯。黃丞相卒，以御史大夫于定國代。

于丞相已有廷尉傳，在張廷尉語中。于丞相去，御史大夫韋玄成代。

* * * * *

韋玄成

韋丞相玄成者，即前韋丞相子也。代父，後失列侯。其人少時好讀書，明於詩、

論語。為吏至衛尉，徙為太子太傅。御史大夫薛君免，為御史大夫。于丞相乞骸骨免，而為丞相，因封故邑為扶陽侯。

數年病死。孝元帝親臨喪，賜賞甚厚。子嗣後。

其治容容隨世俗浮沉，而見謂諂巧。而相工本謂之當為侯代父，而後失之；復自游宦而起，至丞相；父子俱為丞相，世間美之，豈不命哉！相工其先知之！韋丞相卒，御史大夫匡衡代。

* * * * *

匡衡

丞相匡衡者，東海人也。好讀書，從博士受詩。家貧，衡傭作以給食飲。才下，數射策不中；至九，乃中丙科。其經以不中科故明習。補平原文學卒史。數年，郡不尊敬，御史徵之，以補百石屬薦為郎，而補博士，拜為太子少傅，而事孝元帝。孝元好詩，而遷為光祿勳，居殿中為師，授教左右，而縣官坐其旁聽，甚善之，日以尊貴。御史大夫鄭弘坐事免，而匡君為御史大夫。歲餘，韋丞相死，匡君代為丞相，封樂安侯。以十年之間，不出長安城門而至丞相，豈非遇時而命也哉！

深惟士之游宦，所以至封侯者，微甚。然多至御史大夫卽去者。諸爲大夫而丞相次也，其心冀幸丞相物故也。或乃陰私相毀害，欲代之。然守之日久不得，或爲之日少而得之，至于封侯，眞命也夫！御史大夫鄭君守之數年不得，匡君居之未滿歲，而韋丞相死，卽代之矣，豈可以智巧得哉？多有賢聖之才，困扈不得者衆甚也！

張丞相列傳

(史記九六，列傳三六)

一四

冊三，頁三七八

酈生陸賈列傳

——史記九七，列傳三七——

酈食其

酈生食其者，陳留高陽人也。好讀書，家貧落魄，無以為衣食業，為里監門吏。然縣中賢豪不敢役，縣中皆謂之『狂生』。

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酈生問其將，皆握齏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酈生乃深自藏匿。

從沛公

後聞沛公將兵略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酈生里中子也，沛公時時問邑中賢士豪俊。騎士歸，酈生見謂之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為我先。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弟言之。』騎士從容言如酈生所誠者。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酈生入，則長揖不拜。

酈生陸賈列傳

（史記九七，列傳三七）

號廣野君

說漢據敖倉下齊

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夫天下同苦

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

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酈生上坐，謝之。酈生因言六國從橫時。

沛公喜，賜酈生食，問曰，『計將安出？』酈生曰，『足下起糾合之衆，收散亂之兵，不滿萬

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又多

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足下。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爲內應。』於是遣酈生

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酈食其爲廣野君。

酈生言其弟酈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酈生常爲說客，馳使諸侯。

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洛。楚人聞淮陰侯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

分兵救之。淮陰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捐成臯以東，屯鞏洛以拒楚。酈生

因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爲天；而民

人以食爲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廼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

倉，廼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臯，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却，自奪其便，臣

竊以爲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大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効實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城；諸田宗彊，負海阻河，濟南近楚，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稱東藩。」上曰：「善。」迺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酈生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即齊國未可得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所歸？」曰：「歸漢。」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王負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爲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爲人刻印，利而不能授；攻城得賂，積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才怨之，而莫爲之用。故

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三十二城；此蚩尤之兵也。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大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先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以爲然，迺聽酈生，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酈生日縱酒。

淮陰侯攻齊烹酈生

淮陰侯聞酈生伏軾下齊七十餘城，迺夜度兵平原襲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爲酈生賣己，迺曰：「汝能止漢軍，我活汝；不然，我將亨汝！」酈生曰：「舉大事不細謹，盛德不辭讓，而公不爲若更言。」齊王遂亨酈生，引兵東走。

酈疥

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列侯功臣，思酈食其，酈食其子酈疥，數將兵，功未當侯，上以其父故封疥爲高梁侯。後更食武遂，嗣三世。元狩元年中，武遂侯平坐詐詔衡山王取百斤金，當棄市，病死，國除也。

陸賈

陸賈者，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爲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

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他印，爲南越王。陸生至，尉他醜結箕踞見陸生。陸生因進說他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眞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倍約自立爲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略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迺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家，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他迺蹶然起坐，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曰：『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轡，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始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若漢一郡，王何迺比於漢？』尉他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迺大說陸生，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

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他送亦千金。陸生卒拜尉他爲越王，令稱臣奉漢約。

歸報，高祖大悅，拜賈爲太中大夫。

著新語

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而有慙色。迺謂陸生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代成敗之國。』陸生迺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

病免家居

孝惠帝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有口者，陸生自度不能爭之，迺病免家居，以好時田地善，可以家焉。有五男，迺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爲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

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無久恩公爲也。」

爲陳平謀
誅諸呂

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己，常燕居深念。陸生往請，直入坐，而陳丞相方深念，不時見陸生。陸生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陸生曰：「足下位爲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爲之奈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務附；士務附，天下雖有變，卽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爲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迺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此兩人深相結，則呂氏謀益衰。陳平迺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陸生爲飲食費。陸生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名聲藉甚。

及誅諸呂，立孝文帝，陸生頗有力焉。

再使南越

孝文帝即位，欲使人之南越，陳丞相等乃言陸生爲太中大夫，往使尉他。令尉他去黃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旨。——語在南越語中。——陸生竟以壽終。

朱建

平原君朱建者，楚人也，故嘗爲淮南王黥布相，有臯去，後復事黥布。布欲反時，問平原君，平原君止之，布不聽而聽梁父侯，遂反。漢已誅布，聞平原君諫，不與謀，得不誅。——語在黥布語中。

平原君爲人辯有口，刻廉剛直，家於長安。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時辟陽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不肯見。及平原君母死，陸生素與平原君善，過之。平原君家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貸服具，陸生令平原君發喪。陸生往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乎？』陸賈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爲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稅。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稅凡五百金。

辟陽侯幸呂太后，人或毀辟陽侯於孝惠帝，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慙，不

可以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急，因使人欲見平原君。平原君辭曰，

『獄急，不敢見君。』迺求見孝惠幸臣閔籍孺，說之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

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且日太后含怒，亦誅君。

何不肉袒為辟陽侯言於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共幸君，君貴富益倍矣。』

於是閔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果出辟陽侯。

辟陽侯之囚，欲見平原君，平原君不見辟陽侯，辟陽侯以為倍己，大怒；及其成功出之，

迺大驚！

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而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

君之力也。

孝文帝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諸呂故。文帝聞其客平原君為計策，使吏捕，欲治。

聞吏至門，平原君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早自殺為？』平原君曰，『我

死禍絕，不及而身矣。』遂自剄。孝文帝聞而惜之，曰，『吾無意殺之。』迺召其子拜

為中大夫。使匈奴，單于無禮，迺罵單于，遂死匈奴中。

補叙酈生

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竊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兵助楚討不義，敬勞從者，願得望見，口畫天下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對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沛公曰：『爲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使者出謝曰：『沛公敬謝先生，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酈生瞋目案劍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吾高陽酒徒也，非儒人也！』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謁。』曰：『走復入言，而公高陽酒徒也！』沛公遽雪足杖矛曰：『延客入。』酈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苦，暴衣露冠，將兵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臣願以事見，而曰：『吾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夫足下欲興天下之大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吾度足下之智不如吾，勇又不如吾，若欲就天下而不相見，竊爲足下失之。』沛公謝曰：『鄉者聞先生之容，今見先生之意矣。』迺延而坐之，問所以取天下者。酈生曰：『夫足下欲成大功，不如止陳留。陳留者，天下之據衝也，兵之會地也，積粟數千萬石，城守甚堅；』

臣素善其令，願爲足下說之。不聽臣，臣請爲足下殺之，而下陳留。足下將陳留之衆，據陳留之城，而食其積粟，招天下之從兵；從兵已成，足下橫行天下，莫能有害足下者矣。」

沛公曰：「敬聞命矣。」於是酈生乃夜見陳留令，說之曰：「夫秦爲無道，而天下畔之。今足下與天下從，則可以成大功，今獨爲亡秦嬰城而堅守，臣竊爲足下危之！」陳留令曰：「秦法至重也，不可以妄言；妄言者無類，吾不可以應。先生所以教臣者，非臣之意也，願勿復道。」酈生留宿臥，夜半時斬陳留令首，踰城而下報沛公。沛公引兵攻城，縣令首於長竿以示城上人，曰：「趣下，而令頭已斷矣！今後下者必先斬之！」於是陳留人見令已死，遂相率而下沛公。沛公舍陳留南城門上，因其庫兵，食積粟，留出入三月，從兵以萬數，遂入破秦。

太史公曰：世之傳酈生書，多曰漢王已拔三秦，東擊項籍而引軍於鞏洛之間，酈生被儒衣往說漢王。迺非也。自沛公未入關，與項羽別而至高陽，得酈生兄弟。余讀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固當世之辯士！至平原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酈生, 陸賈, 秦, 漢, 魏, 晉, 宋, 齊, 梁, 陳, 周, 隋, 唐, 宋, 元, 明, 清, 國, 朝, 年, 號, 等.]

傅靳蒯成列傳

——史記九八，列傳三八——

傅寬

陽陵侯傅寬，以魏五大夫騎將從爲舍人，起橫陽。從攻安陽、杠里，擊趙賁軍於開封，及擊楊熊曲遇、陽武，斬首十二級，賜爵卿。

號共德君

從至霸上，沛公立爲漢王，漢王賜寬封號共德君。

從入漢中，遷爲右騎將。

從定三秦，賜食邑雕陰。

封通德侯

從擊項籍，待懷，賜爵通德侯。

從擊項冠、周蘭、龍且，所將卒斬騎將一人，敖下，益食邑。

屬淮陰，擊破齊，歷下軍，擊田解。

封陽陵侯

屬相國參，殘博，益食邑。因定齊地。剖符世世勿絕，封爲陽陵侯，二千六百戶，除前

相爲齊右丞

所食。爲齊右丞相，備齊。

傅靳蒯成列傳

(史記九八，列傳三八)

相代

五歲，爲齊相國。四月，擊陳豨，屬太尉勃，以相國代丞相噲擊豨。一月，徙爲代相國將屯。二歲，爲代丞相將屯。

孝惠五年卒，諡爲景侯。

傅精

子頃侯精立，二十四年卒。

傅則

子共侯則立，十二年卒。

傅偃

子侯偃立，二十一年坐與淮南王謀反，死，國除。

靳歙

號臨平君

信武侯靳歙，以中涓從。起宛胸，攻濟陽，破李由軍。擊秦軍亳南，開封東北，斬騎十人，將一人，首五十七級，捕虜七十三人，賜爵封號臨平君。

又戰藍田北，斬車司馬二人，騎長一人，首二十八級，捕虜五十七人。

爲騎都尉

至霸上，沛公立爲漢王，賜歙爵建武侯，遷爲騎都尉。

從定三秦，別西擊章平軍於隴西，破之，定隴西六縣。所將卒斬車司馬、候各四人，騎

長十二人。

從東擊楚至彭城；漢軍敗，還保雍丘，去擊反者王武等。略梁地。別將擊邢說軍菑南，破之，身得說都尉二人，司馬候十二人，降吏卒四千六百八十人。破楚軍滎陽東。三年，賜食邑四千二百戶。別之河內，擊趙將賁郝軍朝歌，破之，所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十四。

從攻安陽以東，至棘蒲，下七縣。

別攻破趙軍，得其將司馬二人，候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

從攻下邯鄲，別下平陽，身斬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守各一人，降鄴。

從攻朝歌、邯鄲，及別擊破趙軍，降邯鄲郡六縣。

還軍敖倉，破項籍軍成臯南，擊絕楚饒道，起滎陽至襄邑。破項冠軍魯下。略地東

至繪、郟，下邳；南至蕲、竹邑。

擊項悍濟陽下，還擊項籍陳下，破之。

別定江陵，降江陵柱國、大司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生致之雒陽，因定南郡。

從至陳，取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絕，定食四千六百戶，號信武侯。

以騎都尉從擊代，攻韓信平城下。還軍東垣，有功，遷為車騎將軍。

號信武侯
遷車騎將軍